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 日落绿洲

والغروب

「埃及」巴哈·塔希尔  
邹兰芳 张宏 译 著



辽海出版社  
دار نشر التروكولنتننات الصينية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احة الغروب

# 日落绿洲

【埃及】巴哈·塔希尔  
邹兰芳 张宏 译 著



远涉传播出版社  
دار نشر الفارابي بالقاهر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落绿洲 / 巴哈·塔希尔著. -- 北京 :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085-3539-5

I. ①日… II. ①巴…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1598 号

---

出 版 人: 荆孝敏

策划编辑: 郑 磊

责任编辑: 姜 珊

助理编辑: 杨 雪

装帧设计: 管 斌

内文设计: 高 洁

日落绿洲

作 者: 巴哈·塔希尔(埃及)

译 者: 邹兰芳 张 宏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6 层

邮 编: 100088

网 址: [www.cicc.org.cn](http://www.cicc.org.cn) [www.thatsbooks.com](http://www.thatsbooks.com)

电 话: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印 刷: 北京天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21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5-3539-5

定 价: 56.00 元

## 译者序

有“阿拉伯的哈代”之称的埃及当代著名作家巴哈·塔希尔（Bahaa Taher, 1935 ~ ）生于开罗郊区的吉萨省，毕业于开罗大学历史系。他是8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随父母回到家乡上埃及卢克索，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父亲是当地的阿拉伯语教师，母亲是家庭主妇。17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在卢克索乡下，不识字的母亲给他讲述了许多关于神殿、法老、古埃及诸神的神秘传说，以及当地族裔间充满爱恨情仇的故事。母亲的这些“失乐园”的故事却成为日后他充满历史性思考的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1958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塔希尔就参与创作了埃及广播电台文化频道的节目，并开始从事戏剧研究，对古希腊悲剧、当代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剧以及埃及戏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20世纪70年代萨达特执政时期，他因被指控为“赤色分子”、政见不同者而被迫流亡海外，先后去了罗马、新德里、巴黎、内罗毕等地的多个国际组织从事翻译工作。

从1981年起，他在日内瓦担任过14年的联合国译员，后回到开罗，常住至今。

塔希尔是位学者型小说家，著有文学、文化类专著《埃及戏剧——回顾与批评》《雷法伊的子孙们——文化与自由》。以研究历史、戏剧起家的塔希尔并不是个多产作家，却是位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目光敏锐，具有非凡的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在艺术创作上，他手法独特，具有高超的叙事能力，想象力丰富，文笔清新优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出版5部短篇小说集，6部中篇小说。其中为他赢得显赫声名的是短篇小说《昨夜我梦见了你》（1984）、长篇小说《朵哈在诉说》（1985）、《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1991）、《爱在流亡地》（1995）以及《日落绿洲》（2007）。

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辈作家群”中还健在的重要左翼作家，塔希尔的作品大多涉及异质文化间因缺乏了解和沟通而发生的嫌隙、误读、敌意和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难以调和的社会政治矛盾、族裔矛盾、宗教矛盾和异性间的矛盾。“爱、流亡、真相、毁灭”是其作品的主旋律。

短篇小说《昨夜我梦见了你》给塔希尔带来了“叙事大师”的称号，小说揭示了族裔之间的误解是导致人间悲剧的主要原因。《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是一部备受关注的小说，已被译成10种文字。小说讲述了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之间的宿仇新恨和血腥冲突，最终以穆斯林小伙子跑到修道院避难、逃脱追杀结束。该小说大胆触及了埃及敏感的社会和宗教问题——占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与少数族裔科普特基

信徒之间的相处和冲突。作者以神奇的创作天赋唤醒了上埃及的乡村生活，揭示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和平相处几个世纪后，随着传统价值观的日渐式微，宗教矛盾、族裔矛盾日益凸显的现实。该小说于2000年获得具有国际声望的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文学奖”（Guiseppe Acerbi Prize），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作者呼唤不同宗教间的对话，认为只有互相理解、消除恐惧、和谐共存，才能推动人类的共进共荣。他说：“这样做是历史的智慧。当你了解他人时，便能包容；恐惧产生于对他者的不了解。”<sup>①</sup>

《爱在流亡地》则是他的另一部现实主义力作，1995年出版后获得当年的开罗国际书展最佳长篇小说奖。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作者的自传性小说。男主角的经历与作者的经历十分相似，讲述了一位离婚的开罗记者在流亡于欧洲某座城市时邂逅的一段未果的忘年恋情。在欲哭无泪的感伤的故事背后，作者以知识分子罕见的胆识、良知和清醒的头脑揭露了1982年以色列对贝鲁特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的血腥屠杀；反思了纳赛尔时期的国有化政策以及这位领袖去世后带来的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真空状态，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甚至夫妻之间的反目；还反思了1968年发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1973年智利前总统阿连德政府的倒台。冷战后期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敌对是该小说涉及的核心政治问题，表现在意识形态

---

<sup>①</sup> Maya Jaggi: “Cario” sgreateset literary secret”，见 <http://www.pwf.cz/en/authors-archive/bahaa-taher/2935.html>，上贴时间：2008年11月2日，访问时间：2010年8月19日。

上的博弈、军事上的竞争和人道主义上的坚持等方面。在作者看来，“遥远的过去死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阿拉伯统一的崇高理想信念像凄美的忘年爱情一样业已凋零。

塔希尔是纳赛尔埃及民族发展计划的积极支持者，是阿拉伯统一的忠实信徒。他称自己为“最后仅存的纳赛尔分子”，他说：“年轻的时候我根本不喜欢革命，当时是个自由主义者，还参加过反对独裁政权的示威活动。”<sup>①</sup>但是当萨达特 1970 年上台后，“我发现纳赛尔所做的那些积极的事情被破坏了。尽管他犯下过一些严重的政策性错误，但都是为了寻求社会公正，帮助被统治了几世纪的穷人们赢得自由的权利。我相信在当时的背景下，当农村广大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时，他所做的事情曾是个奇迹”。<sup>②</sup>

20 世纪 70 年代初萨达特执掌埃及政权后，他认为萨达特终止了纳赛尔的发展计划，为埃及带来了灾难。作为一个作家兼社会评论家，他常在作品中针砭时弊，揭露西方殖民的恶果，批判阿拉伯世界在当代政治上的右倾问题。1975 年，他因持不同政见被开罗广播电台解雇，并勒令禁止出书。塔希尔对萨达特政府的党同伐异感到愤懑，在记者访谈中说：

“我们被指控为开罗电台的‘红色’细胞，虽然我们代表的是双方的声音，萨达特却认为‘那些与我们不同路的便是反对我们的人。’之后我变得身无分文，甚至不能再为报纸投

---

① Maya Jaggi: “Cairo’s greatest literary secret”, 见 <http://www.pwf.cz/en/authors-archive/bahaa-taher/2935.html>, 上贴时间：2008 年 11 月 2 日，访问时间：2010 年 8 月 19 日。

② 同上。

稿或从事翻译了。”<sup>①</sup>他进一步阐释自己的民主化政治观：“你  
不能通过把人们送进监狱或流放来打败一种意识形态——这  
只能增加他们（穆斯林兄弟会）的信徒，即使我反对他们的  
观点，我也会站出来保护他们的人身——虽然我肯定他们不  
会保护我的人身。”<sup>②</sup>

海外流亡的生涯非但没有使塔希尔沉沦，反而让他得到  
了思想解放。坎坷的人生经历、深厚的历史素养和广阔的国际  
视野，赋予了他能够驾驭宏大、复杂、深刻的历史题材以  
进行文学创作的能力，加上作者擅于捕捉人性中自我和他者  
的细微心理变化，具有高超的复调式叙事天赋，2007年迎来  
了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巅峰，出版了优秀小说《日落绿洲》，  
受到阿拉伯文坛和国际文坛的一致好评。次年，作者凭借该  
小说在来自18个阿拉伯国家的131部小说中脱颖而出，荣获  
首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IPAF）”（也被称为阿拉伯小说“布  
克奖”），获奖理由是“通过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深刻的  
主题内涵，思索始终缺失的人性真谛，最终凝聚为一位小说  
家的言说：坚持对话，坚持认同，反对宗派主义，反对思想  
封闭”。<sup>③</sup>小说甫一获奖，便被译成英语，在英国、法国、德国、  
挪威、希腊、加拿大等地畅销并受到好评，埃及《金字塔周刊》  
《开罗时报》，英国《观察家报》《独立报》《卫报》等一

---

① Maya Jaggi: “Cario’ s greate set literary secret”, 见  
<http://www.pwf.cz/en/authors-archive/bahaa-taher/2935.html>, 上  
贴时间: 2008年11月2日, 访问时间: 2010年8月19日。

② 同上。

③ 邹兰芳:《不堪承受的历史之重——埃及作家巴哈·塔希尔及  
其小说〈日落绿洲〉》，《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05期。



些阿拉伯、欧洲的著名媒体对作者进行了大量报道并将其作品译介，甚至推选塔希尔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英国《观察家报》对他的评价是：“当新生代作家关注开罗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时，跨代际作家巴哈却四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爱、毁灭、流亡这样深刻的人性话题。”<sup>①</sup>该小说还被译成了挪威语和希腊语出版。

## 二

《日落绿洲》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将目光回溯到 19 世纪后半叶的埃及社会。彼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埃及刚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奥拉比反英反封建民族爱国运动遭遇失败，傀儡政府赫底威统治下的埃及负债累累，民族企业濒于破产；欧洲人在埃及政府各个部门中安插他们的顾问和职员以便全面控制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埃及社会深陷内忧外患。小说的空间是埃及西部边陲小镇锡瓦绿洲，一个远离开罗中心、需穿越茫茫沙漠才能抵达的绿洲，以法老时期的古迹阿蒙神庙闻名于世。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曾在这里接受阿蒙神的启示，被埃及大祭司们拥戴为“解放者”而加冕为阿蒙神之子——法老，并开始了古埃及的希腊化历史时期（公元前 332 ~ 前 30 年），一直延续到托勒密王朝结束。锡瓦绿洲也是通往利比亚的必经之路、来往商队的集散地。这里居住着贝都因人，分为东西部两大家族，他

---

<sup>①</sup> 《观察家报》，见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9/nov/01/sunset-oasis-bahaa-taher>，上贴时间：2009 年 5 月 17 日，访问时间：2010 年 8 月 2 日。

们因袭着部落社会的传统，淳朴而迷信、热情而好斗，因信奉不同的教派和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两大家族世代厮杀、血亲复仇、冤冤相报。在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sup>①</sup>军事扩张时期，埃及政府出兵入侵绿洲，结束了几百年来锡瓦自治局面，将其囊括进埃及的版图，要求当地向开罗中央政府交纳沉重的课税，由此引起了当地土著和政府间的持续性对抗，暴乱不断发生。比这种对抗更严重的是，当地人最恨到此地进行考古、旅游、寻宝的洋人。

男主人公——中年军官马哈茂德·阿兹米上校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正是在上述时空中登场的。这位城市小商业主出身的“反英雄”式的小人物在家道中落后聆听了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领袖阿富汗尼的演讲，萌发了革命意识，支持同情奥拉比反英民族运动，又因为运动失败后为了自保站错了队，两边不讨好，被开罗政府机构边缘化。内政部任命他为政府专员前往锡瓦绿洲催收当地拖延的税赋。这份名为提拔、实为发落边远地区的苦差事让他本来已经不济的命运雪上加霜——受英殖民者压迫的马哈茂德却要以“入侵者”的身份去跟难缠的西部少数族裔打交道，让他们驯服的向开罗政府称臣纳贡，完成“中心对边缘的内殖民”，其艰难程度不言而喻。

锡瓦绿洲是埃及最西边的地平线，古埃及神话中日落的地方，是冥神奥西里斯统治的冥国。这个地区因拥有古埃及

---

<sup>①</sup>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 1769-1849），阿尔巴尼亚人，1805年率军参加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被推为埃及总督。他在位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并出兵占领了汉志和苏丹，1848年传位给他的儿子易卜拉欣。

辉煌的法老文明和遗留下来的举世瞩目的阿蒙神庙以及关于亚历山大大帝、波斯王大流士、冈比西斯等古代帝王征战的传说而吸引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欧洲旅行家、考古学家等东方主义者纷沓而至。“日落绿洲”暗示着马哈茂德一经踏上去锡瓦的征程便注定踏上了去冥国的不归路。小说以马哈茂德炸毁绿洲的阿蒙神庙，与之同归于尽而结束，意味着只有彻底打破往昔辉煌的幻影、回应落日的呼唤，才能结束这喧嚣的世界，回归死亡的宁静。诚如作者在《爱在流亡地》中借男主人公易卜拉欣之口所说的那样：“死亡抹去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怨愁！”“日落绿洲”不仅意味着马哈茂德和凯瑟琳的婚姻关系走到了尽头，也暗合着肇始于奥拉比反英爱国运动的埃及民族民主革命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竭，尤其是 90 年代海湾战争的爆发而彻底落下帷幕，形同坠入西部地平线的落日。

与塔希尔前几部重要的小说一样，《日落绿洲》也是一部爱情小说，贯穿小说的重要线索是马哈茂德与爱尔兰考古学家凯瑟琳之间的跨国籍、跨宗教、跨阶层婚姻的危机和情感波折，并由此引出了其他一系列扣人心弦的人物的命运和事件。受父亲影响酷爱古埃及文化、掌握埃及象形文字的凯瑟琳在爱尔兰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前夫亡后，对埃及古迹的痴恋和立志投身于考古学研究的雄心驱使她只身来到开罗，在去往卢克索的游船上邂逅了年轻警官马哈茂德并一见钟情。对共同的殖民者英国佬的痛恨使两人产生了共鸣，后来两人结了婚。正在凯瑟琳为自己的男人在外面拈花惹草烦恼不堪时，赶上了丈夫受命去绿洲的差事，她欣然愿意随夫

奔赴九死一生的锡瓦绿洲，一是可以双双远离纸醉金迷、红粉散漫的开罗，在感情上独占丈夫；二是为了探明绿洲的阿蒙神庙古迹，证明亚历山大大帝之墓坐落于此，从而发表令世人震惊的学术论文，既可以在欧洲考古界稳住自己的学术地位，又可以弥补自己在婚姻上的不如意。然而事与愿违，绿洲的孤寂和荒凉、文化的陌生和隔阂、男女在理性和感知上的差距、当地土著对洋人的仇视、科学研究和当地奇风异俗的冲突最终葬送了两人的爱情和婚姻。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从小说目录中就能看得到的几个不多的主要人物却能把人性中所有的矛盾都聚焦于文本——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东方人和西方人，政府和地方少数民族裔，男人和女人，人与神，本我、自我和超我，继而阐释作者文学创作的一贯主题：爱、死亡、真相、毁灭。

该小说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比如用后殖民文学批评的方法分析其写作意图和策略，或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来分析女主人公的事业心和性取向，等等。这里，笔者着重分析作者关于“爱的真谛”和“死亡意识”的写作核心。

### 三

在作者看来，“爱的真谛”就是对话的能力，而对话能力又建立在打开胸怀、真诚倾听的基础上，这一能力可超越一切语言和种族的界限。小说中凯瑟琳的姐姐法尤娜便是具备这种感召力的人物，虽然凯瑟琳说着一口地道的阿拉伯语，还懂几门冷门语言，又是个考古学家，当地人却对她“闭门不见”，要杀了这个企图在“祖先遗产中偷宝的洋人”。一

心想得到考古新发现的凯瑟琳尽管一再声明自己不是“盗墓贼”，却百口难辩，她的考古执念引起了当地人对她和她丈夫马哈茂德长官的敌视，由此引发了地方和官方、绿洲人和洋人之间的强烈对峙，以致剑拔弩张。相反，初来乍到的法尤娜虽不懂阿语，但她的微笑和亲和力却深得当地人的好感，当地妇女祖贝黛来拜访她时“总带些椰枣、核桃什么的礼物，那个老太婆操着一口掺杂着一点点标准阿拉伯语的方言，听起来令人费解，可是跟她完全不懂阿拉伯语的姐姐讲起来，连语调带比画，两人谈得很投机。”<sup>①</sup>当凯瑟琳一靠近，想听听她俩的谈话时，“那个狡猾的老太婆就不言语了，也不看我一眼，让我好尴尬”。<sup>②</sup>由此可见，语言并不能消除不同文化间的障碍，从根本上消除文化误读和偏见靠的是人心，法尤娜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得知长老叶海亚掌握的当地秘方可以治愈自己的肺癆时，法尤娜便与妹妹一同勇敢地前往长老住地求医讨教。当愤恨洋人的长老拒绝接见和提供治疗时，法尤娜通过凯瑟琳的翻译传递了不同宗教中人性的共同价值观：“长老您潜心膜拜真主，而对真主的最好膜拜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sup>③</sup>“无论哪个宗教，拒绝敲门求助的人就是犯罪。”<sup>④</sup>法尤娜以真诚的对话消除了长老的仇视，得到了长老的秘密药方。

凯瑟琳对当地的“陋习”不屑一顾，她相信西方医术，

---

① [埃及]巴哈·塔希尔：《日落绿洲》（阿拉伯文版），舒鲁格出版社，2007，第28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47页。

④ 同上，第248页。

鄙视沙漠居民的“沙疗法”、“药草法”和“灼烧法”，然而正是灼烧法而不是锯腿手术，保住了易卜拉欣被石头砸伤的大腿。对当地妇女纹手背的习俗，姐姐法尤娜抱着十分欣赏的态度，甚至让当地妇女也在自己手背上纹上了美丽的“海娜”<sup>①</sup>。凯瑟琳也不得不佩服姐姐能很快融入陌生土地的能力。对于当地姑娘玛丽卡的自杀，法尤娜认为是他杀，是群体对她的犯罪，是当地“克夫”的迷信、族人们无谓的争执、凯瑟琳过度防卫而拒绝了玛丽卡的求救、马哈茂德的误解和偏见等外来因素共谋的结果。当姐妹俩讨论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当地习俗时，作者借法尤娜之口道出了自己的观点：“这里的习俗本来是怎样就怎样，当地人自己对此满意就行，跟我们喜不喜欢毫无关系……这是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延续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死过人，直到洋人来到这里。”<sup>②</sup>

由此，小说揭示出爱的真谛就是一种能力，一种尊重、倾听、融入、平等对话的能力，由此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不同族裔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疑虑和隔阂，避免冲突升级，甚至流血。

死亡激起我们对存在和人生的思考，“死亡是真正激励哲学、给哲学以灵感的守护神”。<sup>③</sup>“死亡意识”贯穿着塔

---

① 按照古埃及的传统习惯，姑娘出嫁的前一天晚上要在双手和脚趾、脚背上用特殊的植物染料纹上花卉、植物等图案，打扮得花枝招展，称之为纹“海娜”，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也被称为“海娜之夜”。

② 〔埃及〕巴哈·塔希尔：《日落绿洲》（阿拉伯文版），舒鲁格出版社，2007，第242页。

③ 叔本华：《叔本华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04页。

希尔的整个文学创作，前面提到的《爱在流亡地》《我的姨妈索菲亚和修道院》等无不如此，在《日落绿洲》中，这种悲剧色彩更加鲜明，贯穿着作品的始终。从篇头马哈茂德回忆中的“母亲之死”，篇中穿插着的“亚历山大之死”，即“伟人之死”，还有“美丽少女玛丽卡之死”以及“圣洁的法尤娜之死”，到篇尾的马哈茂德与神庙一道同归于尽的“自我毁灭”，一个个美好的事物以不可逆转和猝不及防的方式逝去，读后令人掩卷唏嘘，死亡之谜和对死亡的恐惧以感性的方式冲击着读者的肉体 and 灵魂。然而，跟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塔希尔在作品中对死亡表现出的是一种深深的理解和眷恋。在塔希尔笔下，死亡有一种“解脱之美”“宁静之美”，面对沙漠风暴的袭击，马哈茂德没有感到畏惧，反而召唤死神的来临：“来吧，死神！它虽然令人痛苦，但不令人恐惧，快点来吧！在难以承受的重压下死去就像是一次舒适的憩息。”<sup>①</sup>“当死神走进我的内心时，被我触摸到了。我发现它很温柔，挺和善，还在我耳边轻轻呼唤：来吧，越快越好……在沙漠中与死神的邂逅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一种诱惑和召唤的感觉。”<sup>②</sup>正如海明威所说的那样：“死自有一种美，一种安静，一种不会使我惧怕的变形。”

仔细思考塔希尔对“死亡”的“快感”，发现其与日本文化中的“物哀”美学传统不同。日本文学中的风雅抒情诗咏叹恋爱的烦恼和人生的悲哀，告白并歌咏刹那间的、发自

---

① [埃及]巴哈·塔希尔：《日落绿洲》（阿拉伯文版），舒鲁格出版社，2007，第39页。

② 同上，第43页。

个人内心的死亡、欢乐,认为那才是最美的、感人至深的情感。其与中国的“中和”美学传统也不一样。中国的主流文化总是以天人合一为本质特征,人们总是从现实中、从人和自然的统一中寻找美,死亡也因此而失去它的恐怖和神秘,形成了中国人乐生避死的审美传统,即便咏诵死亡,也认为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循环节奏。当然,与西方主流文化中关于死亡的审美价值也迥异,表现在生与死、天与人的“二元对立”关系上。自古希腊文明开始,西方文化就高扬人这个理性本体,在与死亡的对峙和蔑视中回应文明的挑战,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尽力张扬个体的生命意识,即便咏吟死亡,那也被认为是一种人之不朽的悲剧性力量。

在笔者看来,塔希尔对“死亡”的“快感”首先源于古埃及文化中对亡灵的崇拜。埃及人是崇信灵魂不死的民族,亡灵崇拜的主要观点是笃信人死后确有灵魂离开躯体而他往。<sup>①</sup>他们深信人和万物都拥有一种超自然的、永恒存在的灵魂,他们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中断,而非生命的终结;是身体的变化,而非彻底消亡。人的肉体可以死去、毁坏,但是灵魂则是永生不灭的。因此,他们认为冥世是现世的延续,现世与冥世具有相似性。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会消失的,它会在肉体周围飘荡着,为了让亡灵能顺利地对付冥世的凶险,古埃及人创作了极力赞美自我德行的、在冥界备用的《亡灵书》。换言之,古埃及人并不惧怕死亡,死亡仅是人从今世走向来世的过渡阶段;然而他们却惧怕亡灵,

---

①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5页。



他们认为亡灵与现世中的人是一体的，因此他们敬奉祖先、供奉亡灵。他们企图通过对亡灵的供奉来达到一种心理安慰，认为自己死后亡灵也会如生前一般。小说的结尾，马哈茂德炸毁了阿蒙神庙，自己也玉碎其中，他要去追逐刚刚离世不久的法尤娜的灵魂，他催促自己“快走吧，不要浪费时间。太阳已经开始西沉，将要坠入瓦斯菲咏诵的永恒的地平线下，我绝不能让她独自一人离去！”<sup>①</sup>在灵魂脱离肉体的瞬间，马哈茂德听见了一个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像是在哭泣，那个声音或许就是法尤娜。因此，马哈茂德正是通过死亡冥界赶上了法尤娜的亡灵，与神圣的法尤娜同行。

其次，塔希尔的死亡意识还体现在当今阿拉伯世界内外交困的现实面前，有识之士愿玉石俱焚的勇气。死亡带来“舒适的绝望和终极的妥协”<sup>②</sup>“死亡抹去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怨愁！”<sup>③</sup>马哈茂德这个“半个好人，半个坏人；半个爱国者，半个叛国者；半个勇士，半个胆小鬼；半个教徒，半个好色鬼，……从未在心中成为一个完整的人”<sup>④</sup>的“中间分子”终于明白了，“必须把神庙炸得一点不剩，所有关于祖先的故事必须结束，让子孙后代们从这些伟大的幻想和虚假的自满中觉醒”。<sup>⑤</sup>马哈茂德从爱国到毁灭的一生折射出，自穆罕默德·阿里的民族改革至今，近两个世纪以来，满怀民族

---

① [埃及]巴哈·塔希尔：《日落绿洲》（阿拉伯文版），舒鲁格出版社，2007，第338页。

② 同上，第322页。

③ 巴哈·塔希尔：《爱在流亡地》，向培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14页。

④ 同注释①，第235页。

⑤ 同注释①，第339页。